

钥匙桥



江南人文手记

陈益 著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钥匙桥



江南人文手记
陈益 著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钥匙桥：江南人文手记 / 陈益著. — 上海：学林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486-0749-6

I. ①钥…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64202号

钥匙桥：江南人文手记



作 者—— 陈 益

责任编辑—— 解永健

特约编辑—— 王继红

装帧设计—— 魏 来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印 刷—— 常熟市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20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3万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6-0749-6/G · 263

定 价—— 30.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生命逻辑

钥匙桥	(3)
我采撷的麦哨	(7)
谁都有自己的生命逻辑	(11)
她是一棵树	(14)
陆文夫说“不”	(18)
吴冠中的老墙	(20)
一枝一叶一世界——序《湖光花影——张继馨的花鸟画》	(23)
超山印魂	(25)
娄颂	(28)
报纸的碎片	(30)
电视女孩平野爱	(32)
另一个陈益	(34)

核舟新记

阳澄今秋	(39)
周庄夜色	(42)
华灯入望	(48)
从江南去欧洲小镇	(50)
缸香木	(54)
真香	(56)
与烟草有关的几个年份	(58)
核舟新记	(60)

藏家	(62)
----------	------

悲情如诗

独木舟与沧海	(67)
从《述异记》看祖冲之	(90)
顾炎武理财的得与失	(95)
悲情如诗——归有光的命运与作品	(106)
徐渭眼里的归有光	(111)
儒者的愧讷——作为教育家的朱柏庐	(114)
山中宰相	(119)
盆渚村与陈圆圆	(121)
张丑的鉴藏与《真迹目录》疑案	(123)
贺岁的沈万三	(127)
王韬漫游马鞍山	(130)
南社志士王大觉与《青箱集》	(133)
《芦荡火种》与陆家浜路	(137)
舌耕笔畦——从龚炜《巢林笔谈》看明清世相	(139)
绰墩与“天子问什”——《昆曲六百年》批评之外	(144)
吴方言中的几个古语	(150)

酒望市幡

寒蝉不懂得春秋	(155)
酒望市幡一时新	(159)
作为生活习惯的文化	(163)
周庄：一种生活方式	(166)
书改变了人，还是人改变了书	(172)

我们将面向什么	(174)
---------------	-------

农家门禁

满足	(179)
美钞上的印刷工	(182)
秋阵雨	(184)
手	(186)
未完成的私家园林	(188)
如厕这件事	(191)
马桶文化	(193)
乱穿衣	(195)
腰间风景	(197)
娄江从我窗下流过	(199)
一个人的河祭	(202)
农家门禁	(205)

生命逻辑

◆ 钥匙桥

◆ 我采撷的麦哨

◆ 谁都有自己的生命逻辑

◆ 她是一棵树

◆ 陆文夫说「不」

◆ 吴冠中的老墙

◆ 一枝一叶一世界——序《湖光花影——张继馨的花鸟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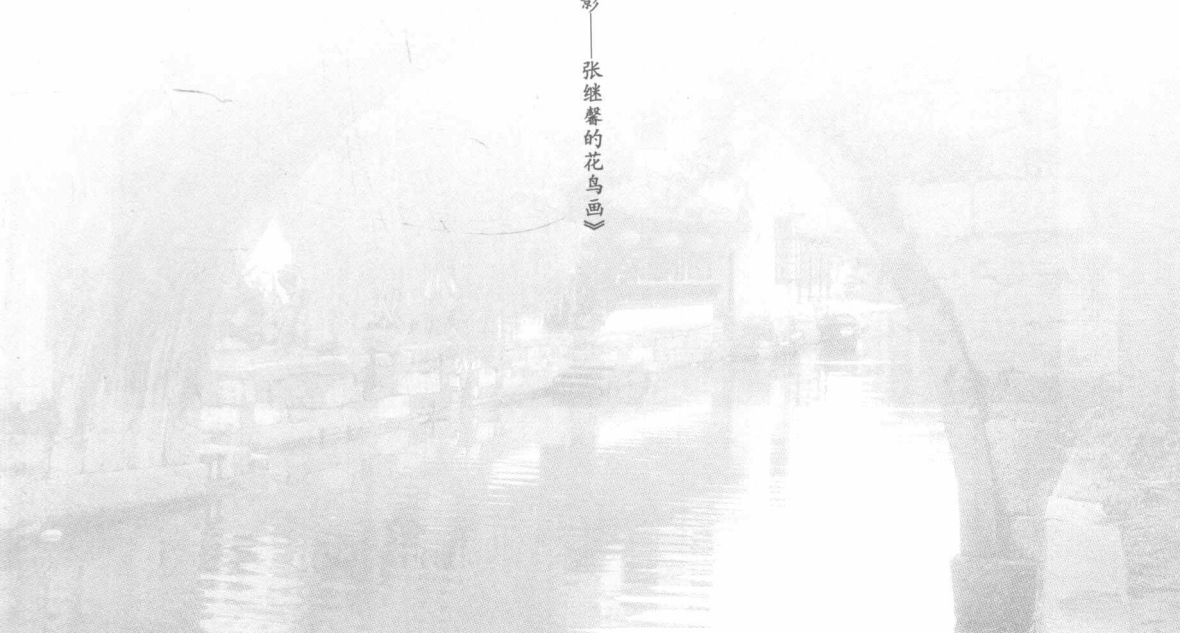
◆ 超山印魂

◆ 姜颂

◆ 报纸的碎片

◆ 电视女孩平野爱

◆ 另一个陈益





钥匙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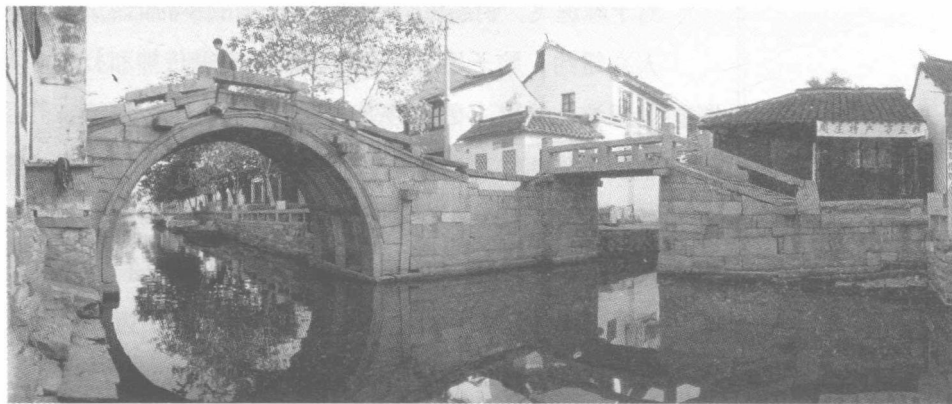
桥面，一横一竖；桥洞，一方一圆。从明代万历年间起，双桥——世德桥和永安桥就在十字形小河上联袂而筑。似乎没有谁从艺术层面考量这件建筑的价值，一直到1983年春，一艘小船载来了陈逸飞。

在纽约亨特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画家，是那么向往江南水镇。

今天的人们，喜欢以羡慕的口吻叙述这件事，仿佛讲述一个神话。其实那时这位学生的挎包里，除了柯达胶卷，唯有浓浓的乡愁。他渴望得到的是在摩天大楼中无法得到的灵感与启迪。他不像别的画家那样，在画板上写生，而是反反复复地将古镇印象记录在胶卷上，以及敏感的心田里。

1983年的双桥，像所有的古桥一样朴实无华。没有夺目的广告，没有嘈杂的叫卖声，也没有挥舞的旗帜和电喇叭。桥边几间灰白色民房，瓦草摇曳，青苔漫漶。墙角里随意摆放着扫帚和马桶。桥洞里驶过一条木船，划动的橹板激起银子般粼粼波光，将光阴的凝重涂抹在苍颜斑驳的花岗岩桥身上，让石隙间的一丛枸杞绽出翠绿。

周庄双桥



陈逸飞以锦溪镇里
和桥为素材创作的
油画



我相信，正是这朴实无华，打动了陈逸飞。

只需跨出一步，就能从这座桥跨到另一座桥，这是由水镇交叉的河流决定的。当地人漫不经心地称之为钥匙桥。这种T字形钥匙开启的箱箴，往往弥散出一股樟木浸润的气息。桥下，相传是江南巨富沈万三的藏银之地，也是他的归葬之处。但那时，在老百姓的寻常生活中，发财依然是一个禁忌的字眼。中国滞重的户枢刚刚打开。

对于陈逸飞，钥匙桥悄然开启了一扇故乡的记忆之门。

人在纽约，脑子里却满是中国绘画注重传神和抒发心灵情感的想法。他以不懈的努力大胆挑战西方艺术潮流，并且证明中国人作西洋画有自己的理解和特色，让美国艺术家都望洋兴叹。

到了古镇周庄，画家终于找到了苦苦追索的题材。

他足足盘桓了好几天，不忍离开。这几天，对于他，对于周庄，都是可遇而不可求……



1990年11月17日作者与陈逸飞在周庄沈厅合影

二十二年后的钥匙桥北堍，人们修建起了一个“逸飞之家”。陈逸飞的精魂终于安放在了水镇。

这里曾经叫作沈氏义庄，是著名教育家沈体兰的父辈于20世纪初创办的一所私立小学。上下两层楼房，加一个宽敞的院落，经过修葺后显得分外静谧。庭院中有三株树，一株是沈家栽种的四季桂；一株是海棠，是陈逸飞逝世后，他的家人为了纪念他而栽下的；还有一株桂树，是十年前陈逸飞在周庄全福寺手植，最近才移栽于此的。

逸飞之家，陈逸飞的艺术创作之家。

我曾陪同陈逸飞来周庄访友，如今又一次次地走进院落，默默环视四周。与其说为了欣赏那些复制品，还不如说要感受画家的生命气息。最真切的，是他用过的调色板、调色架、画笔，还有那张低矮而又陈旧的转椅。椅背上，缀满了斑斑驳驳的颜料。看来他更多的时间是站着面对画布，要么凝眉思索，要么着意勾勒，神情太专注了，连笔端的颜料

滴落都没有发觉。旁边的一张西式圆桌上，放着水杯和一本翻开的书。是的，陈逸飞正忙着创作他的江南水乡系列，暂时走开一会儿，很快就要回来的呀。

1983年，陈逸飞也正是这样，在纽约把周庄的双桥搬上了画布。他喜欢以诗一般的语言绘制油画，犹如他喜欢以油画的手法拍摄电影。

这正是《故乡的回忆》的由来，这也是陈逸飞与周庄结缘，乃至将周庄融入生命的开始。

连续三年，在纽约的金秋十月，偏爱这位年轻画家的西方石油公司总裁阿曼德·哈默，在哈默画廊展出陈逸飞的作品。有一幅《弹琴的女郎》，售价3.8万美元，居然有六个人同时想购买。另一幅《女大提琴手》则为画廊主人阿曼德·哈默自己所收藏。但他最器重的，恐怕还是《故乡的回忆》。在访华时，哈默特意带了这幅作品进中南海，赠送给邓小平先生。

余秋雨教授说，是陈逸飞使周庄成为一种符号，让海外企业家在决定投资中国之前，先接受了中国的美丽。哈默先生之所以把逸飞的画送给邓小平，是在向邓小平解释他前来投资的文化原因。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举动。

在美国留学的画家数不胜数，将双桥——钥匙桥作题材的画家也有成千上万，为什么惟有陈逸飞脱颖而出？江南水乡古镇星罗棋布，开发文化旅游的也越来越多，为什么周庄现象永远耐人寻味？

是周庄给了陈逸飞艺术灵感，是陈逸飞用画笔点化了周庄，彼此都获得了天赐的机缘。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另一层意思。存在了四百多年的双桥——钥匙桥，如果不是在1983年深深打动了陈逸飞，所有津津乐道的故事将重新书写。那么，整天人头攒动的双桥，如今或以后，还会让艺术家们恋不忍离，创作出骇世之作吗？或者说，还会孕育陈逸飞第二、第三吗？

我采撷的麦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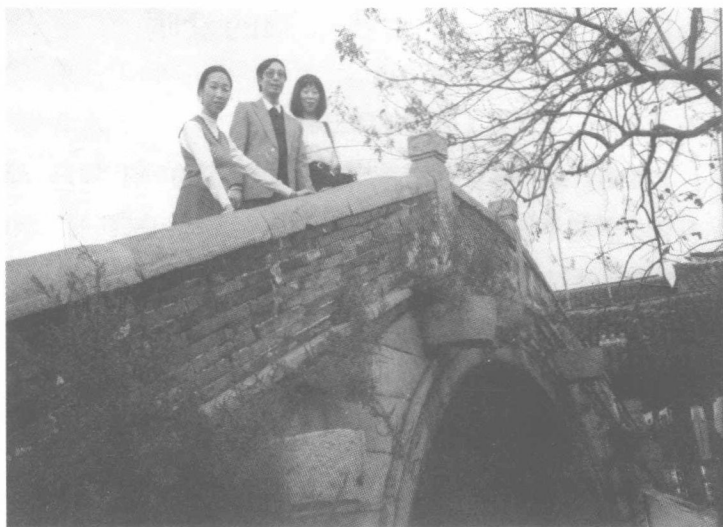
《麦哨》是一篇写给孩子们的短散文，只有一千来字，却得到了颇多好评，人教版小学四年级语文收录了这篇散文，这很出乎我的意料，当然也很让我高兴。我可以通过《麦哨》与更多的孩子交朋友。在网络上浏览时，无意中发现一些教师就《麦哨》做的教案，也有很多人寻找作者资料，以便做教案。恰好《小学语文》的编辑约稿，借这个机会，我把如何采撷麦哨的过程回顾一下。

《麦哨》的写作已经过去了二十几年。当时没有刻意地写，从构思、写作到发表，一切都很轻松。现在回想起来，它跟我的另一篇散文《十八双鞋》是密不可分的。

1982年5月的一天，少年儿童出版社在江阴召开作者座谈会，我因为在《少年文艺》《儿童时代》等刊物发表过一些作品，也应邀参加了。在会上，很高兴地见到了陈伯吹、任大霖、任大星等令人敬仰的儿童文学界前辈。会议召开的第二天晚上，我已经入睡了，忽然听到有一位编辑敲打房门，喊我的名字，把我从梦中惊醒：“你的《十八双鞋》得奖了，是大奖！……”原来，上海儿童文学园丁奖刚刚评定，他得到的是最快消息。这个奖项以陈伯吹先生捐赠的五万元稿费作基金，每年颁发一次（后来改为陈伯吹文学奖）。第二天，陈伯吹先生看见我，微笑着给我很多勉励，希望我从生活出发，写出更多的佳作。随即高兴地与我合影留念。这件事，对于初学写作，很想有所突破的我鼓舞很大。从此我沉醉于儿童散文的写作，后来结集出版了《十八双鞋》和《没有橹的小船》两本散文集。《麦哨》是其中的一篇。

《十八双鞋》是我少年时感受到的真挚母爱的真实反映，后来得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儿童文学奖，被选入几十种作品集，并由日本翻译家中由美女士译成日文，发表在《世界儿童》杂志上。《麦哨》沿用了它的不事虚构的方式。如果要作区别的话，一是纪实为主，一是抒情为主。

1990年11月17日作者与中由美子、陈丹燕摄于陈墓（今锦溪）



记得在这之前的1989年，华东师范大学的两位教授王晓玉、王建华曾经选编了《中外儿童文学作品选读》，作为大中专师范或综合性院校的中文、教育、学前教育、社会学等专业的教材。上下两册书中，收录了我的三篇散文《麦哨》《十八双鞋》和《人生初识》，分别列入童年期文学、少年前期文学、少年后期文学栏目。

王晓玉、陆建民两位教授在《中外儿童文学作品选读》中，给了这篇短文很高的评价。他们说：“《麦哨》给我们带来了一股乡间初夏的香甜气息，使我们感受到了涌动于大自然和天真孩童之中的勃勃活力。全文不足千字，却因其斑斓的色块、活泼泼的场面，绘形绘声绘色的水乳交融以及写人写景的和谐统一，形成了一幅开阔绚丽的山野夏景图。作者的文笔简练而形象，能准确地描摹动态中的人和物；错落有致，长短更迭的文句，成为本文活泼泼内容的合适载体。

陈益的散文讲求遣词造句引文布局的节奏感，此为一例。”

说实在的，当初写这篇《麦哨》时，我是随心所欲写下的，根本没有考虑什么遣词造句、引文布局之类的问题。

一切似乎要从祖父说起。我的祖父是一个乡村教师，又是养兔子的专家，在家里养了许许多多的兔子不算，晚年还成为中心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帮助同学们饲养兔子，为红领巾活动赢得了很高的荣誉。至今，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本电影画报的中间，印着一张很大的照片，站在中间的正是祖父和我的两个堂弟。他们的怀里抱着雪白的兔子，脸上露出我十分熟悉的笑容。我曾经把这一页画报裁下来，珍藏在抽屉里。在我们这个虽然普通却很有读书传统的家庭里，这无疑是一件令人骄傲的事情。可惜，由于几次搬家，这页画报终究被我丢失了，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很后悔。这也许是当了一辈子乡村教师的祖父的最珍贵纪念。

很小的时候，我就能分辨兔子的雌雄。“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对于我并不是什么秘密。

真的，我养过好几种兔子，披着雪白长毛的安哥拉，皮毛灰白黑相间的青紫蓝，以及浑身是棕褐色的力克斯。我不仅为它们割草喂食，清理棚舍，还学会了怎样帮助它们交配，使它们生下一群粉红团团的兔仔。放学以后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照料这些长耳朵的伙伴们。那时候读书没有如今这么竞争激烈，在兔子们咀嚼嫩草的嚓嚓声中，读一本撕破了封面的闲书，成为少年时代最美好的记忆。

养兔子以后，我认识了许多野草。嫩青草、蛤蟆叶、辣蓼、水芹，是喂兔子的好饲料，金钱草、酱板草，可以给兔子治痢疾，而羊奶奶草能为刚刚产下小兔子的母兔发奶。祖父每次上街去，总是背一只竹筐，一路走一路割草。装得满满的，给红领巾饲养场送去。回到家里，竹筐里也同样装得满满的。

冬天，北风呼号，万物肃杀时，要让兔子们有足够的草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夏秋季节晒好干草，堆在库房里，还得寻找大量的菜叶菜帮。有糠麸喂养，当然最好。饿极了，眼睛红红的兔子也会啃咬笼舍，甚至也会咬人。

仲春的一天，我和文化馆的两位同事去乡下办事，一边田野里行走，一边谈笑。大家的心情都很舒畅。放眼看去，只见碧绿的麦苗、明黄的油菜、红黑相间的蚕豆、暗红色的紫云英，大片大片地铺展在广袤的沃野上，在暖融融的东南风吹拂下，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清香，湖面也显得无比清澈。人们脱掉穿了一冬的棉袄，辛勤劳作。孩子们则在大自然中沐浴融融春光，呼吸清新空气，尽情地玩耍。

这情景让我心里一动。少年时代，我们不也常常吹着麦哨，在田野里奔跑追逐的吗？有时也放飞风筝，让自己的笑声随之飞上天空。

回家以后，我铺开稿纸，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就写下了《麦哨》。孩子们（也包括我自己）在春天的田野里自由自在、欢天喜地的情感，如水一般在笔端流注。傍晚，我和女儿上街去，她的小手把装着稿件的信封丢进邮筒。1983年5月号的《儿童时代》杂志，很顺利地发表了这篇散文。不久，编辑部寄来了样刊和8元钱稿酬，我用这笔钱给正在读小学二年级的女儿买了好几本书。

这里应该说明，麦哨并非像很多教师在《麦哨》教案中写的那样，是“取一节快成熟的麦秆拉一道缝做成的哨子”，而是摘取一种藤蔓类野草——俗话称作“麦叫叫草”的荚子，去除荚中的豆豆，捏扁以后，就可以放在嘴巴里吹了。麦叫叫草的藤蔓间长有不少荚子，但必须凭经验挑选，并且认真制作，才能让麦叫叫——麦哨发出响亮而又悦耳的声音来：“呜卞，呜卞，呜……”会做麦哨的孩子，无疑能赢得大家羡慕的目光。

今天，当越来越多的厂房和恐龙骨架似的高速公路占领田野，孩子们常常要与电子合成的声音作伴，麦哨就不能不令人怀念了。

谁都有自己的生命逻辑

生活中无非两类事：预想之中的或出乎意料的。

这天，意外地接到老人的电话，说让我帮忙看一个东西。我们在马路边匆匆碰面。春夏之交，他突发心脏病，住了一个多月医院。在医生的警告下，老人终于醒悟，自己已是耄耋之年，上帝所给的时日无多。便躲在家里，一边照料处于弥留状态的妻子，一边伏案写作，很快拿出了厚厚的一叠稿纸。

作为父执，我始终对他很敬重，当晚就读了。至少有三页半，他详细述写了自己的履历。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越过长江，来到我们这个县城，从店员、银行职员、法院书记员，当到镇长、政府办公室主任，最后在统战部长的位置上退休。其间有升迁，有平调，也有先降后升，从事的行当也各不相同。一度让他由镇长调任血吸虫病防治站站长，与医生打交道，却创造出全省领先的经验。

在一连串年月日的罗列中，参杂我的理解和推测，读到的是一部断断续续的奋斗史。

与在乡下终老其身的同龄人相比，他是成功的。但他很可怜，没什么家产。早年赤手空拳离开老家，一切财物都留给了叔叔。工作后，要抚养三个儿女，不可能有积蓄。退休后，钱又大半花在常年卧病的妻子身上。将近二十年，妻子的生活起居全都依赖他，他却只字不提。起早摸黑、忙里忙外，仿佛仅仅是平淡的一瞬间。有职有权时，他从未给儿女谋过私利，连他们的工作岗位都是自己找的。

他是坦诚的，可我察觉到了某种隐瞒。是的，他下意识地隐瞒了什么。比如，官场上的摩擦与斗争……我的父亲，只有高小学历，也是感到年事已高，用新续家谱的方式，留下很多文字。人生的一些不太鲜亮的段落，他隐瞒了，实在瞒不了的，便闪烁其辞。也难怪，孔夫子编纂《春秋》时，不也采取“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笔法，寓褒贬于曲折的文字中？